

啄木鸟姑娘

吴梦起著



啄木鸟姑娘

吴梦起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2 插页：1

字数：43,000 印数：1—70,000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090·279 定价：0.19元

目 录

鸟语.....	1
懒惰者之歌.....	9
啄木鸟姑娘.....	17
赶趟.....	30
小雁归队.....	41
小公鸡学本领.....	54
大雁塔.....	66

鸟 语

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唧唧喳喳地叫着。有的小朋友可能想：如果懂得“鸟语”，一定能够知道鸟类世界的许许多多新奇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告诉你，我就懂得鸟语。你信不？

我是个放养柞蚕的老头，我的蚕场离大森林不远，所以认得不少可爱的小鸟儿。当然，人类里边有坏人，鸟类里也有一些坏家伙。比方说吧，我放养的是柞蚕，蚕儿在柞树上吃叶子，长大了吐丝做茧，我们就用茧上的丝来织绸做衣裳。可有的鸟就来吃我的蚕，你们说他坏不坏？所以，我们蚕民每人手里都有一支鸟枪，若有坏鸟儿胆敢来吃我们的蚕，那么对不起，“砰”！他就该后悔也来不及啦！

你听，你听，又有一只鸟儿在蚕场边上的树丛里叫了：

“阴天打酒喝喝，阴天打酒喝喝。”

我斜眼瞅着他，那家伙在树丛后边也瞅着我哪！他慢腾腾地在横枝上挪着脚步，不时从叶子的缝隙里

露出他那带白点儿的灰胸脯。这家伙叫鹧鸪，据念书的人说还挺有名气哪！古诗里常提到他的大名。可他骗不住我。爱叫就让他叫去，只要他不动我的蚕儿就行。

这工夫，象有一朵白云从林边飞来，原来是森林学校里的丹顶鹤老师。她敛住翅膀，轻轻地落在我的面前。

“老公公，你好！”她向我鞠躬行礼。

“你好，鹤老师！”我赶忙还礼。

“看见铜嘴腊子了吗？”

铜嘴腊子就是那个长着厚厚嘴巴的小鸟儿吧！那可是个挺好的小伙子，叫起来的声音是：“大伙儿，大伙儿”，他心里总想着大伙儿嘛！可是最近我总没看见他。

“鹤老师，你找他有事吗？”

丹顶鹤伸长她那优美的脖子，一边隔着柞树墩四处张望着，一边说：“三天不来上学了。听同学们说，他最近跟一些坏家伙常常在一起，这怎么行呢！”

边上的树丛后边窸窣地响了一阵，那灰肚子又显露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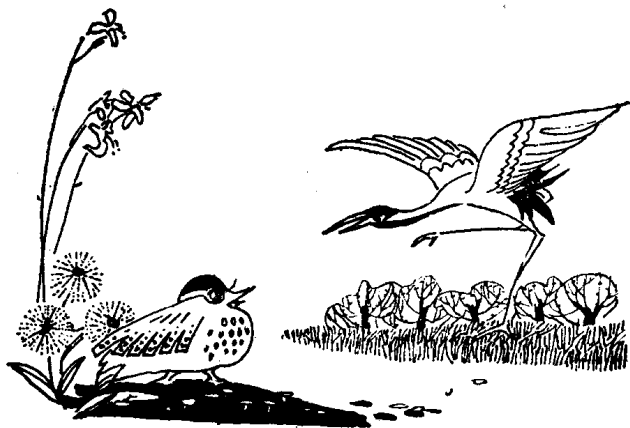
“鹤老师，这可要注意，现在就有那么一些坏东西，好吃懒做，专门偷啊、摸啊、抢啊，再不就来撒慌撂屁儿！要是腊子跟他们混到一起，那可就糟了！”

“是呀，要不我怎么不放心呢！”丹顶鹤焦虑地说。

“你当老师的可真操心，时时刻刻关心着学生。可有的小学生还不高兴哪，嫌老师管他啦，批评他啦！他们就爱听那些坏小子们的花言巧语。”

“是呀，是呀！”丹顶鹤不停地点头。

“别说小鸟儿，”我把双筒鸟枪从肩上拿下来，拄在手里，“就是我们这些大老头子还上当哪！前山放蚕的老王头，有个腿疼病，天一阴就疼，就叫那么个坏小子钻空子了。那天是个阴天，那小子就在老王头耳边叨咕：‘阴天打酒喝喝，阴天打酒喝喝’，把老王头的心说活了，寻思赶快到供销社打点酒就回来。好嘛，等他打回酒来一看，快做茧的大蚕一下子就少了三十五条……”



“你胡说，”树丛后边藏着的那只鹧鸪出来亮相了，他挺着个大肚子，还气哼哼的哪！他叫着：“你撒谎！”

“那你说你拿了几条？”我冷静地问他。

“我三次才拿了九条，老王头就回来了。你为什么说是三十五条？”他理直气壮地质问我。

“我问你，别的坏蛋趁这机会也来抢劫，算不算数？”

“那我不管！”鹧鸪使劲一蹬横枝，飞到了空中，“野鸡拿了，戴胜鸟拿了，还有……反正我就拿了九条！”

这家伙，我真想给他一枪。不过我也有个“政策”，等他动我的蚕儿的时候再说。

鹧鸪飞走了，一边飞一边还骂人哪：

“放蚕老头可恶，放蚕老头可恶。”

“老公公，”丹顶鹤望着鹧鸪飞走的灰影子，问我，“你说铜嘴腊子是不是跟这家伙在一起？要是真跟着他学可就糟啦！”

“那你就快点去找吧。我要是看见腊子，就让他快回学校去。”

丹顶鹤两腿稍稍往下一蹲，身子一耸，两张翅膀扇了一下，就升到了空中。她回身向我点点头，朝大森林那边飞走了。

我一边寻思着刚才的事情，一边提着枪沿着蚕场巡视。鸟类世界的事情这么复杂，也充满着矛盾斗争呀！突然，我听到了两声挺熟悉的叫声，象是铜嘴腊子在叫，但又不十分象。我站住脚，侧耳听着。

“为我，为我……”叫声又响了，是从山脚下边我种向日葵的地方传来的。

山脚下有一片小洼兜。每年我都在这儿种上几十棵向日葵，是给我们村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的新年礼物。这似熟识又生疏的叫声，怎么从那儿传来呢？我循声走了过去，就见一棵棵向日葵，托着大盘儿在那里摇摇晃晃地站着。我眯缝着眼睛，仔细一瞅，啊哈！瞧见啦，正是铜嘴腊子站在一块大葵盘上哪！不过奇怪的是，他头上怎么多了一簇花花绿绿的毛，屁股后边又拖着条花花绿绿的大尾巴？我再仔细一瞧，明白了，他头上顶的是戴胜鸟的羽冠，屁股上拖的是野鸡的尾羽。他，铜嘴腊子，打扮成这副怪模样干啥？

腊子洋洋得意地晃晃脑袋，又摆了摆屁股，然后低下头去，从花盘里啄出一粒葵花籽来。他那看似笨拙的厚嘴巴，用力一咬，喀吧一声，葵籽就裂开了。他舌头灵巧地一舔，瓤儿进了肚里，葵壳儿轻飘飘地落到了地上。

我低头一看，嗬，地上的葵壳儿积了一小堆。

“为我，为我”，腊子又高兴地扬起脖子叫了。

从“大伙儿”变成了“为我”，这“鸟语”不是很能够说明问题吗！我把鸟枪在地上墩了一下，招呼他：“喂，腊子，你干啥哪？”

“吃葵花籽呀，可好吃啦！”

“可是你知道这葵花是谁种的吗？”

“怎么啦，老头？”

你瞧，以前他看见我总是叫“老公公”，如今竟叫起“老头”来了。

“那是我种的。”我说。

“你种的？”腊子把他那厚嘴唇撇了一下，“我还说这漫山遍野的柞树是我种的哪，你干吗往那上边放蚕！”

瞧吧，还有这么蛮不讲理的吗？我把鸟枪顺过来。可我一看，他头上戴的，尾巴上插的，都是一些上当受骗的标记，我的心就软了。我把双筒鸟枪一举，砰砰震上两响，他头上、尾巴上那些外加的零碎，就都不翼而飞了。

“妈呀！”腊子惊叫了一声，从葵盘上掉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不理他，只是打开了枪机，又换上了两只装满铁砂的弹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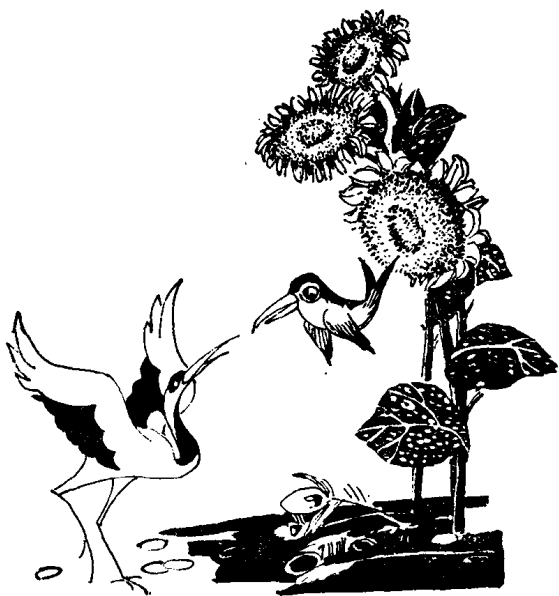
“呜呜呜——”腊子坐在地上哭起来了。这时候，丹顶鹤老师急匆匆地飞来。

“怎么回事，老公公？”

“瞧吧，”我朝腊子努努嘴，“偷吃了东西，还有脸哭呢！”

铜嘴腊子跳起来，一下子扑到丹顶鹤老师的怀里，哭得越发凶了。他抽抽噎噎地向老师诉说着，鹧鸪怎么告诉他，要天不怕，地不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戴胜鸟还给他头上装上一个“角”，野鸡在他尾巴上安上根“刺”。可是，一下子就叫老公公都给打掉了……

丹顶鹤在耐心地跟铜嘴腊子讲道理；我呢，又气他又可怜铜嘴腊子。突然，我眼角那儿闪过一个灰色



的影子。好嘛，又趁火打劫来啦！我假装没看见，等那鹧鸪飞下来，抓起柞树上的两只大蚕的时候，我搂动了枪机：

“砰！”

那坏蛋脑袋一耷拉，一头拱到柞树棵子下面，就再也不动了……

以后，你听那铜嘴腊子的叫声又是“大伙儿，大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小家伙儿一定是改邪归正了。

“鸟语”是多种多样的。你听不懂吗？我可能听得出来。你信了吧！

懶惰者之歌

也许你会觉得《懶惰者之歌》这个题目挺怪，是不是？那么请允许我先向你提一个问题，你说说：为什么有的鸟儿叫起来优美动听，有的鸟儿叫起来却粗野刺耳呢？

你可能回答：“大概他们生下来就是那样的吧！”不，你说的不对。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了。

很久很久以前，大森林里的鸟儿统统不会舞蹈，不会唱歌。尽管他们都有两只翅膀，可以在空中飞翔，可那只是为了赶路而已。尽管他们也各有一个能发音的嗓子，有时也会叫上几声，不过那也只是一些“啊”“哦”之类的打招呼的用语，跟唱歌这种表演艺术根本是两回事。后来大森林里来了一位丹顶鹤老师，在这儿开办了一所艺术学校，招收鸟童们入学。艺术学校里开设了两个专业，一个是舞蹈班，一个是歌唱班。

丹顶鹤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这是有人类的古书

可以作证的。据两千多年前《韩非子》那本书里的记载，当时有一位叫师旷的名琴师，在他拿起古琴来演奏的时候，就会有玄鹤飞来，随着他的琴声昂起美丽的颈项鸣叫，舒展宽阔的双翼起舞。因而现在丹顶鹤来这里当教师，深深受到大森林里鸟童的家长们的欢迎。

艺术学校在丹顶鹤老师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培育出了不少能歌善舞的鸟童。他们有的后来成了歌唱家，有的在舞蹈界里博得了声望。这当然跟丹顶鹤老师的循循善诱是分不开的，但更主要的是鸟童们自己的辛勤努力。就拿那个招人爱的红靛颏来说吧，这个小鸟儿披一身橄榄褐色的羽毛，下巴颏上带一点儿赤红。她唱起来歌声婉转，极富变化，因而人们送给她一个外号叫红喉歌鸂。可是你知道她在练唱的时候是怎么下苦功夫的吗？她白天黑夜地练呀，练呀，结果喉头那儿生生累出了一块鲜亮的红斑。不过这么一来，却使她更增加了妩媚。

类似的优秀的鸟童是举不胜举的。我们现在就回到题目上，讲一讲学习不努力的懒惰者，是怎样耽误了学业，终于一事无成的经过。

艺术学校里有三个不肯用功的鸟童，他们是野鸭子、猫头鹰和乌鸦。他们原来参加的是舞蹈班。丹顶鹤老师对基本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舞蹈班的鸟童们

每天得练习飞行十公里，以锻炼翅膀的翔力。当丹顶鹤老师拍拍翅膀飞上高空，低头发起飞命令的时候，许多鸟童就纷纷跟了上去。野鸭子挺着个大肚子，累累赘赘刚飞到空中，就呼呼气喘了。他一扭头，看到猫头鹰正在旁边，就一边慢腾腾地飞着一边问：

“猫头哥，怎么样，累不累？”

“咳，学这个玩艺儿！”猫头鹰叹了口气，翅膀懒洋洋地扇动着，“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谁说不是哪！”野鸭子使劲儿挺着那吃得过饱的大肚子，免得它往下坠。

乌鸦飞起来倒是比野鸭子和猫头鹰灵巧一些，可他学习不专心，总寻思上什么地方弄点吃的，比如死耗子之类，来解解嘴馋，因此，他不是跟老师、同学们一起飞，而是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扎一气，结果就跟野鸭子和猫头鹰搭上伴了。

他们三个凑在一起，一边飞一边发牢骚。等抬头一看，哎呀！前边练飞的队伍已经飞得不见影儿了。好吧，撵不上也好，索性休息休息。他们在一处林中空地上落了下来。

猫头鹰有沙眼病，他用翅膀遮着阳光，眨着睁不开的眼皮，没精打采地说：

“哼，累坏了！小燕子他们倒没什么，她们能

飞，身子轻呀！瞧咱们三个……”

野鸭子在地上迈着拐子腿，一个劲儿地摇晃尾巴，还不时用扁嘴铲铲蓬松的泥土，想从那儿发现一条蚯蚓什么的。他说：

“我们当初就不该进舞蹈班，如果进歌唱班就好了，蹲在那儿张着嘴巴喊……”他的话中断了，因为他果然发现了一条蚯蚓，就不管不顾地又去给他的大肚子增加重量了。

乌鸦是个厚脸皮，没羞没臊，看见别的鸟童吃东西就伸出翅膀讨要。当他把野鸭分给他的一段蚯蚓吞下去之后，伸伸脖子建议说：



“那我们就要求转到歌唱班好啦！”

等丹顶鹤老师回来，他们就提出了转班的请求，理由是他们三个身体重，不适于舞蹈。

“不是这个缘故吧，”丹顶鹤老师耐心地说，“你们瞧，人家苍鹰的身体不比你们都重吗？看，现在他飞的那个‘回旋舞’怎么样？”

在森林上边，蓝蓝的晴空里，苍鹰正伸展着双翼，凭借着风力在那儿回旋滑翔。

“多美呀！”丹顶鹤老师夸奖说。

“我可不行，”猫头鹰仰面看了一眼，赶忙低下头去说，“别看我和他都是‘鹰’，可我害沙眼呀，飞得越高太阳越刺眼，老是淌泪水。”

“我更不行啦，”野鸭拍拍肚子，笑嘻嘻地接着说，“飞上去的时候，又不能把肚子留在地面上。”

“我呢，总得背朝着太阳飞，这已经成了习惯……”这就是乌鸦的理由。

没办法，后来丹顶鹤老师只好答应了他们，让他们转到歌唱班学习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歌唱班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扯着脖子叫唤就行了。首先，得学习“语言”。丹顶鹤老师说：

“语言是我们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工具，歌唱艺术也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只有掌握了语言，才能够把歌唱的内容恰当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必须

首先学好语言。”

鸟童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啊——”丹顶鹤老师领着同学们念、读，练习发音。

“勃——”

“青春！”

“美丽的青春！”

“美丽的青春歌喉！”

练习由简单到复杂，语言内容也一步步丰富、充实。鸟童们都认真地学习，粗嗓、细嗓，高音、低音，汇织在一起，课堂上的情绪热烈极了。

这一切当然出乎那三个不愿学习的小伙子的意外，没想到唱歌还有这么多麻烦事儿。他们起先是跟着瞎哼，后来厌倦了，就偷偷躲到一边草棵里去打扑克，睡懒觉……

终于到了毕业考试的那一天，鸟童们一个一个都要在大森林歌舞厅里向家长们汇报他们的学习成绩了。第一个出场的是舞蹈班的麻燕。她飞的是“翩跹舞”。只见她忽儿射上树梢，忽儿掠过池塘，还要用剪刀形的尾羽点一下水面，使之荡漾开一圈圈的涟漪。她的表演博得了阵阵掌声。

一只名叫告天子的小鸟儿象箭一样刺上天空，然后在白云的下边翱翔，随风飘下来一串串清脆嘹亮的